

百
柱
堂
全
集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四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忠蹟贊

有序

忠蹟者贈朝議大夫知府銜廣東從化縣知縣李公心翁殉節之所也謹按公諱福培字仲謙其自號曰心翁無錫人也弱冠舉於鄉公車十三上不第道光丙戌考授左翼宗學教習期滿以知縣用咸豐庚戌謁選授廣東從化縣知縣邑荒瘠頻有潦旱公至力請於上爲緩征奉檄會擒不軌之民百餘人置之法癸丑鄰邑賊起嘯所屬之烏石墟奉檄會勦親冒矢石受創者三仍督戰遂誅百五十人餘黨潰走甲寅五

月各邑賊大熾犯廣州擾佛鎮邑介居萬山中毗連七邑皆盜賊之淵出沒煽誘防範甚難地又荒儉募勇不可得經費道梗與省門聲聞俱斷乃密申牒請於制府選勁兵二千分屯花縣石角及從化太平場保障諸邑且斷賊糧道不得報乃自募壯丁財數百人與少尉趙應端及其從弟性培分將之七月賊數千突至公與趙尉迎戰賊分陷北門公潰圍出適邑人以鄉團來援潰卒稍集率以進一戰而提城乃復自是連戰凡七勝殺賊八百餘賊將遁矣而奸人恣之益召賊黨遂不敵壯勇皆無鬥志東門陷公與趙尉登學宮尊經閣北面拜曰臣力竭惟一死以報國賊蠶至公嚼血罵不絕

賊猶戒勿犯好官稍引去公氣益厲投石擊賊傷數人賊怒積薪燔之公與趙尉及從弟斃煙燄中從而殉者家丁壯勇凡十一人皆燔焉甲寅九月二十七日也事聞 贈卹有加當公授命處與其弟血影在地濯之愈顯後任令尹加石關護之題曰忠蹟昭然嗟乎烈哉柏心客漢陽公之第三子鎮衡持公遺事徵題聞公有遺像未之見也覽誌傳中載忠蹟一則凜凜有生氣乃作贊曰

公之英靈當騎尾箕不游天上潰影階墀尊經之閣萬古屢屨糜軀噴血風雨不移久滯春官綰符嶺嶠山藪叢深民風凶慄七邑之衝奸徒聚嘯掠市屠村矜其桀驁公奮厥武禁

奸詰戎荒瘠下邑軍實不充然猶激勵躍馬彎弓大呼深入
屢挫賊鋒反側四起進犯羊城長蛇毒虺引類縱橫道梗援
絕彈丸震驚公乃揮淚削牘請兵勁卒二千分屯險阻以斷
賊糧以固吾圍其旁七邑皆得安堵良策不從嗟哉大府賊
益麇至日爲鬥場七戰七捷我武猶揚有尉有弟飲血裹瘡
賊至愈眾勢乃披猖公退而憇尊經之閣與尉及弟授命相
約厲聲罵賊恨不吞嚼賊曰好官稍稍引却公憤投石裂賊
之顛羣賊乃怒大積薪芻縱火焚之燄過洪鑪身與六經併
此焦枯亦聞趙尉與公從弟尙有從者十餘壯士同化埃塵
崑岡玉燬垂作耿光與公並焯事聞 贈卹 優詔特褒所

尤異者濺血不銷宛然具體鬼雄可招雕闌加護忠蹟彌昭
昔聞卞壺握爪透拳忠貞之性沒而猶堅以公方之夫何間
然精金百鍊光氣逾鮮吁嗟劫灰獨留毅魄祝融之威難燬
此迹死所得矣見者護惜勿踐履之千年化碧

李萼村太守像贊

并序

柏心未識萼村先生其嗣君紫藩明府令吾郡之公安頻歲
治災活飢黎無算他所行惠政不勝舉楚之言循吏者未能
或之先也心敬之遂定交焉紫藩時時爲述其先君子治績
又出諸賢所撰誌銘表傳誄詞讀之諸賢皆能文章不妄褒
美者以是知先生起佐史至二千石受天子宰相之知遺

愛及所在吏民蓋非偶然而紫藩之踵武清白其稟承爲有
自也最後乃得見先生畫像肅然如親矩矱矣於是撮舉諸
家所論次者敬系之贊其詞曰

公昔抱關威行惠流何秩之卑而績之優秩卑何傷余不負
丞不負伊何曰余飲冰十有餘年乃得飛鳥匪衝則邊匪疲
則瘠折腰奚辱塵甑奚貧違恤其他唯卹吾民春陽之煦蘇
及根莖誠心之積金石爲開逃矣窮攔幽隱不遺頓呻疾苦
如在帟帷撫之字之教之誨之早夜思之唯恐弗逮彼勢如
山剛則不吐顧此矜寡則不敢侮鶴鳴九臯美政流聞輔臣
推轂 帝獎厥勤高車形襜專城海隅俄而怛化父老歆戲

論者惜公蘊此奇抱迺合太遲未竟長道語雖近似詎得其
眞公之康濟在屈猶伸其視蒸氓不啻鶉鷄均哺共乳直以
翼覆民之舍德譬飲膏露醕醱甘芬忘其饜飫桐鄉嗇夫頴
川令長匪公匪卿名播天壤公之微猷豈以位掩大用非加
小試非貶何況聲勛揚於帝廷有子繼之仰紹先型未識
公面今覲遺容洒然清颯謾謾長松緬稽泊行近代循良敢
告史氏青簡用光

心耕圖贊

爲李紫清明府作

方寸之田知愚共有耕焉則獲倍億萬畝本仁陳義或耘或
耔善禾性米其實離離盛潦不傷大旱不槁達以贍世窮裕

其道背之賢聖苗裔是勤厥功所極配天粒民毋曰美種或
爲穉神毋曰沃壤終焉荒穢墜而藝之紹彼聖功情而廢之
越與愚同勉勉李侯循吏子孫稽曰力穡施於後昆侯不敢
怠肯播肯穫出試烹鮮與頌交作侯益勤止願圖自勵廉以
律躬豐以利濟民曰我侯匪直聰明撫字安集人獲再生祝
侯登進豈弟干祿宏此有秋皇人壽穀

汲黯嚴助終軍王褒張敞贊

在漢武宣之世崇儒雅飾治具招徠魁傑布之闕下異人輻
輳應時而出若汲黯之補闕禁中嚴助之出入風議終軍之
奉使請宣國威王褒之奏頌張敞之上書願治劇郡皆閑駿

博辨英達奮權泥滓之中吐奇禁闥之前恍悚自負伸其素
懷流聲將來偉矣然非遭逢英主須才之會且蚶蟻潛屈垂
白不見錄用烏能建節效能卓卓若此乎雖然數子者材略
殊絕不甘掩過卒致顯遇不可謂非善於用時者也余覽其
行事有慕焉均爲之贊

汲君忠懇國之諫輔天麟峙角霜鸚薦羽維帝雄侈外施仁
義絕漠窮兵介邱飾瑞君刮其蘖亦挫其株雖復萌盛終願
而吁大臣阿旨小吏文深脂韋其舌戈矛其心君獨巖然正
色譏彈將軍敬禮逆藩寢奸山有猛獸藜藿不采滔滔頽波
相石崦嶠宏方被譴湯亦下吏君獨委蛇出入禁地搜龍不

怒履虎不啞古社稷臣復見遺直義激懦夫百世猶興願懷
頽亮獻納丹宸

東海巖生承明侍從偉辯湧泉捷詞飛鞚維時枚馬東方之
傳並參紫闥貢策紆籌蠶爾闕夷侵鄰犯順帝赫斯怒風霆
其震舉朝牽制議稽天誅生也抗辯持節長驅央央白旆桓
桓虎旅往批其險遂刊其阻小醜惕警自斧厥吭天討有罪
順撫其良南越懷德如彼覆憐殊荒率俾日月所照鐵囚擾
氓惟帝之功鋪威抗稜惟辯之雄惟漢遠駕惟生輝奇休矣
竹冊千載一時

英英子雲西遊帝都黃鵠遠舉豈眷泥塗大漢耕休薦燎郊

宮標訛炎感芬懿豐融般般之獸來遊來止亦有奇木交柯
異抵首陳倬對嘉應以明皇帝盛德塞于無垠昆邪有社單
于犇漠宜登東岱顯應被飾藐茲南越憑險而驕請受長纒
繫之入朝單車所指望風頓首舉國內屬依漢高厚漢威有
截達于嶺表生建其策功逾橫草緬想棄繻抑何雄恢因緣
嘉會鬱爲雲雷

子淵軼才中和作詩英譽飈起溢于彤墀裁我攬轡碧雞金
馬鋪張閔床摛揚文雅猗歎獻頌慕說津津曠世聖主篤生
賢臣尹慨鼎耳說操縮版泥滓淹晦屈躓蹇舛一旦奮驥大
風吹垢三光照身萬象在手寥寥曠古何代無賢荀卿去楚

樂毅辭燕雲雷屯鬱魂愴意傷匪世乏才遭時則良我諷此
詞感極涕零吁嗟游常望古如新

子高幹敏吏能爲最攘臂匡贊動奮時會明明天子勵精在
上有位于朝宜思彌亮臣做庸愚仰祿天室豈敢憚勤自暇
自逸臣聞膠東渤海之間有莠有菘蘊其狂姦臣請自效得
領劇郡奏上方略以授以鎮天子曰俞試之膠東膠東翕然
人和政通繼遷京兆亦有能名數上封事審審直聲嚮使濫
桓保寵全身鋒穎韜韞奇節以淪偉哉良牧自垂懿積視此
忱慨志士之則

恩慶編頌

有序

雲間姜氏其家六世以孝行聞又屢邀旌閭之典故彙爲一編顏之曰思慶余讀之終卷作而曰盛矣哉古未嘗有也昔者孔子志在孝經嘗舉以授曾子及門中唯稱閔子之孝蓋其難也漢世舉吏多察孝晉書始以孝友立傳自是以降史不絕書然未有一門累世克濟其孝者唐書載朱仁軌楊炎之家皆門立六闕亦不聞其孝子孝婦競爽儷美若此之盛也姜氏之先其刲股者一冒刃救父者二以毀與吮癰得疾且死者各一吮母目復明感夢心動罷試奉母者各一其孝婦則有乳姑者忍死繼嗣以慰堂上者有劓脰愈姑者其餘承顏奉養之節不勝紀也有一於此皆在必傳况其紛綸

若此耶况其內外蒸蒸駢見疊出者耶今夫閭巷之家有秉性清懿者其於天顯民彝未敢或斁也然漸漬未深不再傳而愛敬之情竭矣若姜氏者口未嘗相語以孝也而目所染者莫非豫順之象情未嘗相示以孝也而耳所濡者莫非雍和之風前無所勸後無所傲油然而與之俱化彼其於孝若水火之趨燥瀰陰陽之運寒暑若飢之求食寒之求衣也此無他觀感切而薰蒸久也崑山產玉皆爲夜光鄧林擢材皆爲豫章姜氏之孝蓋若性然天固特鍾之以蒼美而萃淑又沐浴於 聖代孝治之化鴻雁溥洽故應期而出發於一門適與清風相應閱二百餘年如蹈一轍 果朝褒嘉彰厥宅里

史臣書之爲曠數千載罕覩之奇薄海內外傳之使丈夫女
子皆興起其孝愛之心盛矣哉古未嘗有也於是爲作頌曰
彭城廣漢是爲二美曰肱曰詩至行事彰雲間繼之先後相
望載茲孝德克篤前光孝德不匱六世弗失奇節庸行厥趨
則一化彼相內是循是率愛敬內隆孝各相匹美土之區嘉
禾遂生層城之巔靈草敷榮玉無不粹金無不貞惟孝繼孝
習與性成稽諸曩史孝友立傳永世克孝實爲勗見歷二百
年家風相扇彼若故常人自耀炫天非偏毓 帝豈虛褒醑
醲蒸被適與運遭溫綸駢疊綽楔增高陋彼漢世七葉金貂
我求孝德莫如姜氏峻比吳山源同婁水天道輔仁永錫無

已何以錫之世世孝子

孝婦頌

孝婦者潛江劉君某之室余孺人也姑病甚醫者術窮孺人
潛割臂肉投鼎中濡藥進之飲訖病立愈劉君後乃廉得其
故孺人猶戒勿盲今年夏其次君崔然茂才過訪徵題其事
爲作頌一篇

有姑遘疾殆將不支婦也露禿涕泣承頤割臂取肉投鼎卽
糜和藥以進立甦阼危闕不自言以手加額天子廉問乃得
其迹諦視血痕羅襦盡赤仍戒勿宣默如平昔嗟乎至孝母
忘其愚頂踵可捐邊郵肌膚精誠上感神明下扶緣性所發

豈名是沾天之祐之姑也壽考身亦逢吉克昌厥後蔚起機
雲荆璆並剖亭亭孫枝亦峩頌苑駉鸞渺矣播美青珉我爲
作頌用獎彝倫誰司焯管曷告 楓宸表閭旌孝以勵千春

白鳥頌

有序

徐州張石卿先生總制滇黔部下回民以白鳥獻今年十月
公舟赴長沙將奉 命赴 闕柏心往送舟中公命出籠中

白鳥見示質潔而性馴因謂柏心曰子爲我記之謹按王者
敬宗廟則白鳥至鳥孝鳥也白者色之潔者也又有反哺之
義爲遠人懷惠而來之占前史所載漢章帝元和元年詔曰
白鳥神雀甘露屢臻北魏時凡七見南齊高帝謁廟始畢有

獻白鳥者宋治平四年贊善陳世脩獻白鳥其餘士夫家以
孝德感致亦往往有焉往者滇南民回交訐釁作禍深斬刈
相循反覆不休殆十數稔矣自公以文武威信往涖之誅其
桀鶩撫其柔良選吏脩政務農通商無偏無黨惟詐虞猜嫌
之是泯久之眾皆翕然從化無敢胥戕胥虐者遠人畏威懷
德來獻茲禽又適出於回族此其革面去污作新之效也和
氣感召至速且著茲者公朝京師值 新天子嗣 初服諒
陰宅憂 聖情哀慕方奉 大行梓宮營治 山陵攀號而
泣感動萬方俟免喪乃祇見 宗廟舉行大禘蒸蒸至孝格
於幽明 中興應運四海以爲殷高周成復見反側不逞之

徒必有滌除舊慝投戈自縛請歸死於司敗者白鳥之見適
當斯時其爲二事應昭然無疑公宜以是表獻且請宣付史
館登之圖牒用彰我國家貞符靈貺永永無疆之休柏心
不辭舛陋序而頌之其詞曰

溟暈之民回族雜處同壤爲仇流血邊土諭之不率禁之不
從蠢爾蠻觸迭肆其凶覆載至仁豈棄荒服如何蚩蚩自相
殄戮顯允張公文武爲憲殲其首亂平其宿怨罔有強弱悖
者斯芟罔有族類良者斯安爲別宅里爲選賢吏以杜詐虞
以閱顛頽翻飛煥動和氣昭蘇回族有叟來獻白鳥素羸皓
尾立若凝雪旣惠且馴振鷺同際威德遠被瑞應斯來洗心

革面好音是懷王者大孝茲禽乃見強梗來歸亦著其驗嗣
皇宅憂感愴靡窮 聖情哀慕上徹昊穹天贊中興萬方效
順孰不祇懼敢不承命茲禽遊止休貺炳靈公朝 帝所宜
獻 闕廷告於中外無或干紀震動恪共戴 新天子公作
名公對揚 王麻罔俾白雉專美有周

蔡撝庭上舍貽墨石文具六種各繫以銘

緇而入素而出此知白守黑之術也亦藉以滌吾之時質

筆孟

濟濟筆公森然就格載錫元圭以彰正直

筆牀

黑守是間積爲元石之山

墨牀

漆城蕩蕩毛穎所居元雲欲起渴蛟怒據筆筒

墨胎析壤內蘊赤忱面如冷鐵報君丹心印泥盞

毛錐列陣斧石崢嶸立而望之森然五兵色如浴鐵戰氣方

盈金盞翻汁碧海掣鯨筆架

竹根爲石所壓形狹而匾截爲筆筒作銘三首

嘉汝節之疏直略汝貌之龍鍾汝孤竹君之裔也宜大啟管
城子之封

裂石而出不作圓通古之遺直尙友筆公

抱茲狷節腹儉無傷五千文字助汝撐腸

芝鹿几銘三首

支離其德我與爾卧隱嗒然南郭子蒲輪微車不及此
安不汝離危不汝遺予散人也故惟散木之是知
汝歸於樸我息其孱將共處夫材不材之間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五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朱伯韓侍御新饒歌跋

新饒歌者侍御桂林朱君伯韓作推述 本朝 列聖武功

起 太祖高皇帝至 仁宗睿皇帝戰勝攻取之迹紀其大

者凡五十有 章洪惟我 列祖列宗肇造區寓龕暴定亂

兵如雷風無敢旅拒窮沙遠海重譯數萬里皆郡縣而尉候

之盛哉開闢所未有斯實恭天成命亦 廟算之勝也而軍

容武德猶未被筦絃薦郊廟中外臣子之心咸懷蘊結雖

列聖謙讓有功不伐抑豈非闕美歟且兵者國之大事爲後

代法 聖清武烈凌跨萬古載於累朝實錄及方略諸書綦備矣然機要所在未盡顯揭於篇也夫默運乎神明而綜攬平權綱創之於前爲於鑠耆定之原垂之於後爲千萬世聖子神孫紹聞率履之規斯豈非機要之大者歟豈若聲之於詩諷誦在庭尤深切而著明也歟嘗推論帝王用兵謀與斷猶次之其機要最先者有二端焉曰知人善任使而已曰信賞必罰而已自黃帝以來未有不由是者故敵之強弱不同也功之遲速不同也親征之與命將不同也安內之與攘外不同也然揆夫制勝之道唯此二端校千代等百王累黍不差而最易明者尤莫如我朝 祖宗近事蓋機要旣握

則天下之豪傑我得而制馭之矣九服之干紀我得而芟蕪之矣四夷之桀黠窺伺我得而鞭笞之臣虜之矣然則侍御所以長言咏歎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昔周至成康爲極盛而采薇治外猶咏歌先世征伐之事周文公告成王則曰克詰戎兵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召康公告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安不忘危之至意也侍御起詞臣踐諫垣文詞詠歌固其職又法周召所以告君者雖未及奏御於朝播諸樂府可謂淵乎有大臣之慮矣不然夫安取朱鷺橫吹鋪張而揚厲者爲

跋王文成手書君子亭記長卷

右王文成手書君子亭記蓋謫龍場時作夫險阻之來豪傑
得之爲功名聖賢得之爲德業文成者豪傑中之聖賢也昔
者重華之紉風雷文王之困玉門周公遭狼跋宣聖阨陳蔡
其爲險阻也多矣然履屯蹇而終濟遇明夷而不晦者惟艱
貞惕厲故其道卒大亨以正也文成之處患難夷狄亦用是
道爾世但震其擒逆濠平叛獯以爲儒者中有文武方略機
智勇決莫若文成不知操存鎮定皆得之龍場驛中當其少
年爲郎時一日策馬出關外遍覽戰守形勢詣闕條上兵事
使卽見用豈不足樹勳中外然非進之憂危坎壈震撼摧挫
益底於韜養深沈則功名雖盛德業未必崇也嗟乎上知如

文成猶借資險阻况挾中材而蒙晏安者哉方伯厲公伯符
市得此卷絕矜重之命柏心識諸末文成書出入二王是卷
道逸超動決爲真蹟無疑方伯重文成書尤慕其功名德業
誠尙友而取法焉柏心卜方伯之功名日以盛德業日以崇
記中所稱君子者庶幾將復見之

跋如冠九觀察自西山卧佛寺移奉 先師畫像歸闕里紀
事册後

冠九觀察因閣讀曲阜孔君繡山之請毅然詣西山卧佛寺
僧乞得明蜀王所畫 先師爲魯司寇時像復藉繡山歸之
衍聖公府始免老釋雜處事詳繡山及觀察所作記中遂裝

冊徵題焉觀察往在楚治郡最有聲今以持節仍來鄂渚出
此冊相示柏心竊觀後世與吾道敵者老釋而已流及既衰
怪妄叢興乃有鼓其猖狂倍謫者軋二氏駕其上彼二氏何
足惜今且駸駸欲凌蔑吾道舉一世風俗心術而陷溺之豈
不大可懼乎昔吾夫子爲魯司寇時七日而誅少正卯今此
猖狂倍謫者其爲僻萬倍於少正卯使生當時伏兩觀之誅
不待七日明矣然今也斧鉞不及施雷霆鬼神不加譴彼其
勢方橫甚則奈何曰拒敵者峻其壙障川者繕其防亦尊吾
夫子之道而已尊其道當并尊其貌老釋且不敢雜况下於
老釋者乎夫道何道也人之大倫五帝三王之大經大法是

也由其道則人也背其道則禽也禽者又何誅焉天理無時
或息人心無時或亡尊道以扶天理以正人心俟彼凶醜漸
衰自歸澌滅吾道固終古常新也觀察秩益崇施益廣本衛
道之心與當世維持而昌明之道其不終晦矣乎柏心承命
爲跋旣重有感於世變因致所願望於觀察者竊不禁其言
之長也

跋賢母錄

賢母左淑人者黃琴陽觀察之室而同年子壽太史之母也
淑人旣歿太史重有哀者紀述其行徵能爲文章之士得誌
傳銘誄頌贊詩歌若干首都爲一帙曰賢母錄寄示柏心且

徵言焉錄中載賢行備矣竊考淑人所處其食貧茹荼僅十數年間事耳餘皆恬愉之境也親見觀察公擢第持節其子用文學早貴入直承明又輟天子侍從獻納之臣陳情乞養侍起居食飲者七八載年踰六十矣乃捐簪珥未有見其可悲者也然而太史之哀則以爲黻佩之華綸誥之美極人世貴寵難得之數與欣喜可羨慕之事畢致之吾母徒榮其外未足以少紓吾哀卽能采三秀擷九光立起沉疴助益年壽其以答春暉而酬罔極也亦直毫末耳於是灑泣頓顙臚賢母行事請於四方能言之輩論譔而咏歌之俾聖善德音光昭圖訓垂之千百世而未有艾庶幾寒泉之思可以稍慰

矣乎嗟乎非賢母不能生孝子非孝子不能彰賢母養者有
涯也孝者無涯也充孝子無涯之心揚賢母無窮之名然後
乃有是錄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聞淑人嘗剖臂以愈觀
察公太史室劉安人亦爲姑剖臂若太史者其不匱也夫其
錫類也夫

跋荆宜施道續題名碑記後

荆宜施道續題名碑者觀察嚴公渭春所刊屬李香雪司馬
爲之記出示柏心命爲之跋是職也昔號簡靖今最爲雄劇
以公才略優爲之無難焉者柏心嘗攷唐大厯貞元間四方
跋屢用兵不休度支軍糈往往告罄貢賦道梗惟仰給於江

淮其掌轉運鹽鐵者則劉晏韓滉至加使相領之稱爲才臣
第一論者謂二公勛績與臨淮汾陽西平北平諸元功略等
豈不以居財賦之地宜其才略加之以忠力上助朝廷削平
禍亂下不至厲及閭閻故能翼戴中興爲有唐一代方鎮諸
臣所莫能望哉今之荆郢猶唐之江淮也巨猾橫東南楚地
最直其衝連兵攻討飛輓不絕商賈縮轂悉萃荆郢征權所
出歲恒二百萬緡以上軍興供億幾任其半皆觀察使者綜
之公以才略忠力爲大府倚重 聖主特簡適居是職下車
未及三月一切整肅租緡灌輸諸軍鳧藻暇乃具書前使者
姓名用資攷鏡柏心則謂以今時勢與公所自期者微劉韓

二公誰與歸矣區區筦權報稱之效何足爲公道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六

雜著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答客問一首

客有問於螺洲子曰鑿齒噬東南盤牙固結已四稔矣貲糧
廣人徒多未易與之爭鋒子每言賊不難平於何徵之答曰
以其勢徵之而已賊之勢異於昔矣昔以少而強今以多而
弱昔以合而盛今以分而衰昔之前驅者皆百戰凶徒亡命
劇盜今之響附者皆烏合散卒與夫驅脅民人耳以此揆之
屬數雖眾虐斃雖熾殆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今
楚南精兵莫不驍壯伉健銳於攻戰舟楫火器堅利迅疾賊

無能當者且民之怨賊痛入骨髓彼逼鄰賊境者特劫於威虐耳稍遠焉無復有從之者矣凡此皆逆賊亡徵也賊踞金陵爲窟穴游兵蠶食皖省之大半時復分擾楚北江右爲掠糧計然東不敢窺齊北不敢犯豫者則以瓜揚廬江皆爲我所扼故也但使江右楚北悉已肅清則全據上游尅期大舉直搗建康取之若拉朽耳取之之策選將爲先次則選兵得良將數人勁兵十萬足以梟夷羣逆矣方今文臣習與賊戰勛望赫然者少司馬曾公都轉李公副憲袁公其尤著者也武臣則軍門向公威重爲賊所憚水軍之帥則軍門楊公雄略爲一時冠若 明詔專任此數人爲將委以平賊必能奏

績此外爵秩雖高不習兵者毋得預焉 命曾公率楊公以舟師自上游進發都轉李公率陸師翼之會袁公引軍俱前掃除瀕江賊壘焚奪賊舟則專責之曾與楊拔取安慶甯國凡賊所嘯踞各城邑則專責之李與袁既下蕪湖使與向公會師共議攻圍又 詔兩廣督臣將舟師由海道取鎮江斷賊走路上游舟師抵白下先燔賊之舟船浮橋以戰艇載江北騎兵會於金陵城下諸軍畢集然後分方面結營每一面大將統之副以數營厚集兵力屯壘相望約令互相策應首尾救援如常山蛇勢賊不出則樹柵掘塹築長圍困之賊來戰則羸兵誘之伏勁卒於旁俟陷伏中則出縱擊而用驍騎

躡之如此而賊鋒不挫者未之有也賊挫乃分番迭戰以挑之使彼不得休息凶黨震怖必有內潰以應者矣此次大戰當如獵者逐鹿必獲乃止昔涇陰破項籍李晟破朱泚李克用破黃巢皆大合羣帥四面攻蹙蓋用全力與死寇角也大將各按方面各畫界限如有一賊由彼處越逸者察係何營按誅其將號令嚴明眾必用命如此則逆首無所遁逃檻車獻俘滌盪惡氛上釋廟堂宵旰之憂下拯東南赤子於水火之中區區桓文何足方此功烈也哉問者又曰諸將位望相敵無所統率進止難齊則奈何答曰宰相有知兵者則出視師不爾則勛戚大臣上所倚重者奉命總師此舉自出

廟謨非蒙所敢議也但仿古制置護軍一人往來各營調
協諸將置軍正一人專錄軍中功罪以議賞罰此則事機之
不可少者要之以擇將爲本客退遂書所答者著於篇

論軍政

今兵久不解矣而師出無功意者徵調猶寡耶芻糧不足耶
地利尙乏險阻耶曰法強則兵強法弱則兵弱軍政不修三
者雖備猶爲敵資不修之失其大者在不擇將不選士不明
賞罰或任賞而無罰凡此皆取敗之道因循不變至於將偷
士懦避賊養寇財賦日以耗竭人民日以憔悴經年累歲奔
命不暇坐視城邑覆沒險隘捐棄羣盜滿山相挺而起而終

無策以制之也今將有以矯之必先於數者大加變革乃能振刷頽玩轉敗而爲勝轉弱而爲強夫用兵莫先於擇將古者四方有急則求猛將於是羣臣薦舉或拔自卒伍或起自草澤往往得人今則此法久廢文武大臣推轂仗節者但先官秩率用資格不必其曉兵善謀也及其爲將又不能納用羣策故浪戰而敗反謂兵不可用夫軍所恃惟將將所恃惟謀將無謀則設伏擣虛曾無勝算徒驅士卒陷之死地眾知其不足恃也於是揮之不前鋒刃未交而先潰北是將之咎也非盡士之怯也今卽不行薦舉或卽軍中擇其屢戰有功者專意委任使眾心有恃庶幾士氣可以復振古有選鋒又

有百金選士貴精非貴多也無問營伍與召募皆當擇其驍
武魁健與材藝趨捷者加之以服習訓練紀律分明方稱節
制之師可倚以摧鋒陷陣所向無前今皆反是但欲充數惟
取眾多轟飲縱博悉忘警備進不用命敗不歸營第見其雜
然集渙然走而已矣坐糜廩餉益損威聲雖連百萬之眾豈
足以一戰哉今宜力加澄汰去其驕惰而留其堪戰者申嚴
號令或者簡練之後皆爲鬥士乎軍志有之軍無財士不來
軍無賞士不往欲得士之死力非重賞不足以啗之然行賞
必計功伐無功而賞眾不知勤苟卿所謂干賞蹈利之兵也
賞竭則怨不可用矣且賞行而罰不行無怪其威武益屈屢

戰輒敗既敗又不行罰此如驕子不可使也夫將不奉節度或異懦退縮則將宜戮士不力戰或至奔北則士宜戮而自軍興以來未聞誅一懦將逃卒欲望其前嚮殺賊死不旋踵安可得乎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速覩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速覩爲不善之害也今誠能脩明賞罰力矯前失則機猶可轉不然雖使太公爲將賁育爲卒亦不能戰勝而攻取矣又有宜矯者各省額兵孱懦所從來久遠矣疆臣諸將乃變而募勇遂成偏重然而勇之弊其最大者有數端焉今尙無術以矯之也倉卒召募未經選擇無技無膽臨陣輒北其弊一也虛張隊伍日圖支餉核其人數大抵浮冒其弊二也

本無尺籍不樂長征去來自便未加限禁脫有緩急難可倚仗其弊三也前隊失利後隊輒亂遽燒本營爭掠糧臺相率潰歸所在剽斂其弊四也激其敢戰誘以厚賞奪營攻城必先議價機卽可乘無財不進其弊五也前後左右勝負進退各不相應亦不相救未陣而囂未戰而餒其弊六也賊或僞北委棄金帛貪掠賊財趨利妄進賊返乘之屢墮奸計其弊七也其前五弊惟勇則然其後二弊兵勇皆同夫募勇特應猝之法其剽疾敢戰誠勝額兵然統御非才輕進易退動致撓敗且習見戰鬪難安鄉里其後患尤有過於額兵欲偏重者失之矣又軍法主將死而卒不救者斬全隊今有將死於

陣而卒伍全逃者事後亦不治其罪是爲士不顧將軍法臨陣潰逃者軍正斬隊長隊長斬卒伍今則不然逃潰者反出資糧招其歸伍及至軍中將戰復逃視爲固然殆同兒戲是爲舉軍無法此二病者兵勇所同尤非痛革不可今賊勢漸衰有可乘之機我軍進取當先自治以上各弊能掃除而更張之然後軍政脩明銳氣頓振廓清摧陷投之所往無不如志殄羣醜如振槁矣

論四間

兵無常勢攻取無定形審其先後而已孰爲先視其間而已形勝在焉渠魁在焉彼有內隙我有餘力是謂四間四間既

備攻取宜先今之滅賊必先金陵四間備焉故也言者謂江右賊勢方張我舍兩攻金陵金陵未易下也江右與楚壤地連接彼乘虛而入全楚震擾東討之軍且憂狼跋故莫如先事江右此說似也而未知四間之所在夫金陵自古立國之地形勢重矣坐視巨猾盜據五稔肆其毒痛甚於蝮螫窟穴愈深根本愈固南可以瞰吳越北可以窺燕齊淮泗汝潁又其所左縈而右拂者也此其關天下輕重豈異東西秦哉宋藝祖有言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卽指今江南其間一也且竊號者在彼僞相署置四方羣盜依託響附皆假名遙隸熒亂民間之耳目阻遏朝廷之聲教夫名其爲賊敵乃可

滅堂堂義兵征討所加不先事此何名爲除殘去賊之師奚以示天下逆順耶其間二也今建康承內釁之後亢旱之餘僞黨解攜無所掠食其間三也我又據上游糧食有餘師武臣力乘勢席卷水陸東下何征不克何攻不破其間四也彼方謂我無志於經營而不虞猝至也出其不意徑抵城下假息游魂安所逃死梟誅元惡解散脅從拔赤子湯火之中掃東南腥穢之氣凶渠殄滅其餘反側自然瓦解四間旣備是攻取所宜先也雖強有所不避雖勞有所不辭也若江右之賊但屬支黨且其地不得與金陵並論何者豫章僻在一隅自古霸王及劇盜皆未有專據彼境得以雄長者蓋扼湖口

則不能出大江塞庾嶺則不能入交廣其所侵軼僅楚境耳
今既有王觀察一軍留屯岳陽策應防禦又有曾公及諸將
之師躡之於後彼卽欲送死終憚而不敢進遷延數月而我
已舉金陵矣必如眾說江右肅清乃圖東討竊恐彼間未可
旬月剪除而金陵大盜得以其間撫定僞眾然後圖之殆難
得志斯魏武所以致悔於西蜀高歡所以遺恨於關右者也
故愚意謂今且以江右委賊而亟圖東討以赴四閭用偏師
綴潯陽大軍徑搆金陵旣平江左豈憂豫章不下哉夫伐木
必拔其本遏流必塞其源明於攻取者必有以辨此矣

論秦豫宜備

天下知以戰爲守而不知守之卽爲戰又以止戰也天下知備寇之所在而不知寇所不在者備尤急也夫吾之宿師皖境恆數十萬者何也曰與粵逆鄰能戰乃能守也吾又宿師山左及畿輔恆數十萬者何也曰皖豫擒賊與粵逆首尾頻歲侵犯故以戰爲守也凡此皆視賊之所在而謹備之將卒必居天下之選可謂守嚴而備固矣然而豫州之壤方數千里居九州腹地道路四通三秦全境亦方數千里被山帶河自昔號爲天府雖疆臣相望兵未闕伍土團村砦聲勢連接皆未嘗教閱取文具而已苟幸無寇偷過目前一旦有警不可應卒此與無兵者何異自軍興以來未聞選才臣名將開

府治師於其間當無事時蒐練軍實獎率驍銳以待緩急之用夫豫州前阻大河北接燕齊秦中爲神皋奧區肘腋并汾皆海內膏腴上產富強形勝之域今幸烽燧無驚吾以其間擇大臣有文武才望者建節秦豫如古招討宣撫者然合兩行省爲一專以厲兵講武爲事豫州扼河而守則賊不得渡卽渡而吾引師蹙其後彼必狼顧不敢深入就令深入燕齊之師戢於前秦豫之軍躡其後賊必殄盡矣秦守陝洛嶺潼之險無令賊得正目而窺則雍涼安堵三晉晏然九邊諸關鎖鑰皆巖然後以餘力分師助東南將帥速平巨猾此所謂守先於戰寇所不在而備尤急者殆無重於秦豫矣及今猶

可圖也因循恬嬉萬一捻賊粵逆連衝衝突秦豫瓦裂燕齊之禍必重區區三楚甲兵能救燎原哉夫竭天下之兵糜天下之財專事皖境及燕齊以成偏重之勢而委中原饒沃雄固數千里之地無良將勁兵先事守禦以示天下形勢設也狂狡窺其無備大譁長驅而犯秦豫危可立見不見元季劉福通關先生白不信與明季李自成之事乎然則以今計之莫如重秦豫重秦豫莫如擇大臣強毅有智略數將習兵者專任之使治兵於此高可建勤王翼戴之舉次可爲四方助討不庭及今圖之猶未晚也或曰是則然矣如乏財何曰合秦豫募兵不過十餘萬歲需餉不過二三百萬日夕訓練足

成勁旅所向無敵以秦豫之大籌此非難如使惡氛壓境徵
兵召募財又可勝計乎或又曰舍晉地不論何也曰吾之說
先其急者耳經略秦豫既有端緒晉地亦宜建軍府以戒厲
士馬如此而犄角勢成何憂反側哉謀國者得吾說而次第
規畫其時務之最急者乎不然竊慮他日有噬臍之悔也

兵事臆議

五則

乙卯二月作此上少司馬曾公

論固根本通饒道

楚北襟帶江漢翼蔽湖湘饒道所經最關衝要圖進勦者不
可不先清內寇以固根本方今漢陽之賊與崇陽沔陽等處
土賊合計不上萬人皆無舟楫資糧援師駱驛戰舸連江比

百木堂全集卷四十一
十
聞軍門塔公旋師回勤勢當易於拉朽乘此兵力勒令羣帥
期以旬日滅賊務使根株盡剷苞蘖不萌然後椎牛饗士休
兵一月蒐練軍實會師東下根本固餽道通自此以往皆破
竹之勢矣

論進勦宜三路出師

大舉勦賊宜三路並進尤宜歸重北岸陸路之師聞金陵賊
巢留守者無多其眾皆暗中抽換分據於安徽境上跨江南
北屯壘相望在南岸者不過輕兵分駐掠取糧食以饋金陵
在北岸者多係勁賊安慶廬州二城彼最視爲要害賊眾獷
悍敢戰者往往聚此夫此兩郡途當陸路上達楚北步騎皆

可通行彼若來犯不旬日可抵蘄黃如令我軍仍前但用水
路及南岸兩路出師卽使所在告捷而彼以精銳徑由北岸
陸路繞出我後首尾受敵不還救則恐譚道中梗根本動搖
還救則往來奔命進勦之期又涉遲回故兩路出師欲速轉
遞不啻驅使上犯前事可鑒亟宜變計且我能往勦則彼不
敢來犯此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若篤委之北省防禦名
爲拒賊實同召寇何者北省今無名將兵力最孱屢經喪敗
之後望風輒潰沿江鄉團皆不可恃非變防爲勦不足紓禍
通計見軍析而爲三水師則少司馬曾公自將凡諸軍進止
皆奉節度焉南岸則軍門塔公將之檄江右濟師佐其後北

岸宜擇良將閩羅廉訪威略甚著以此一路任之而檄河南
濟師佐其後得習戰之士五萬足以破賊誠使水陸軍士分
配既齊糧糧火藥裝載全備尅期東下三面犄角相輔而進
則制勝有餘無復返顧之憂矣

論審虛實

聞之兵家有形有聲有虛有實此數者不可不審也賊舟最
盛時有二萬餘艘大半朽敗不可用今我之舟楫甚利且多
賊水戰不敢與我爭利水面之賊少卽我亦無事多舟見造
之艦盛載輜重憩息戰士津涯無阻取壯威勢足矣此所謂
形與聲也虛也至於精銳悉力攻擊盡在陸路尤在北岸則

所謂實也賊既不用舟楫必窺伺利便挾乘風縱火之奸謀我軍帆檣太盛日夜多虞此危道也愚謂見存戰艦備用有餘宜停增造專重陸師以壯實力又我軍去秋自城陵磯至田家鎮戰無不勝全資戰艦礮勇之力今水戰漸少礮勇不能上岸殺賊自此以後亦宜停募惟簡練鬪士由陸路直搗其堅孫武言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者此類是也

論量勝算

用兵之道先料勝負不待兩軍相當也今我軍勝算有五以順誅逆一也以上游攻下游二也以飽制饑三也以整禦亂四也以有舟擊無舟五也挾五勝之勢討必亡之寇何疑何

憚而不決策進取况僞黨猜貳威令漸弛乘城守江眾多分散我以舟船步騎三路並進不啻搯吭而拊背矣向帥又以其間批亢搗虛賊必不能支一舉滅賊此機真不可失也

用兵先後之序

我師東下沿江賊壘若和州東西梁山采石蕪湖板渚各險要聞賊兵屯守不過各數百人剷除尙易惟安慶郡城其眾頗有一二萬人負嶠死守以全力攻之拔安慶卽分兵駐守爲後路接應聲援防廬州之賊出斷江路大眾鼓行而前與向帥會師合圍彼時金陵定當瓦解彼窟穴俘彼凶渠四方羣盜聞之無不投戈頓顙震懼請死孰敢復有跳梁山谷

間者哉彼廬州之賊亦安所逃死乎此用兵先後之序也至於決機兩陣因敵變化出奇無窮是在臨時運用非可預定亦難遙度特師出之初方略部署大要不出乎此愚者千慮聊備芻言惟明智裁察

事機臆議

上胡潤芝撫軍

目前機宜有進勦

指金陵

防禦撫治三策柏心謹就管見所

及掇其大且要者爲麾下陳之所賜裁察焉

興治蘄黃等處縱有殘賊旬日間即可掃蕩淨盡騰檄江右宣布兵威聲言乘勝會勦彼間賊眾聞之自然震懼不敢萌窺楚之念然後泝江東鶩席卷而指金陵至此次兵勢與少

司馬曾公前次克復時微有不同蓋今者我兵視前更壯賊勢視前更衰我據長江彼難掠食江左旱蝗米穀乏絕我飽而賊飢兼之金陵內訌自相刳屠黠桀悍戾者翦除過半餘眾特強附耳內隙已開其志攜矣軍出上游以武臨之自當瓦解聞麾下氣吞江表毅然以東征自任乘此威勢風行電邁戰舸當中流而下左步右騎夾之而驅直抵建業兵不血刃而一舉廓清以我懸河注海之勢乘彼亡魂褫魄之秋雖有孫吳不能爲彼謀矣速赴則摧枯拉朽而有餘遲進則踰月淹時而不足此機不可不決也既決進取之機雖時當支絀然餉糈不憂乏闕也竊意楚北荆宜襄三郡鹽關二稅辦

理得法合之武漢黃三郡全得籌餉猶可推廣計其所入足給軍興况由此至皖至江左收一邑則增一邑之餉收一郡則增一郡之餉俟克建康不但充費尙可富國以麾下之雄毅與迪菴方伯厚菴軍門之善戰無前何疑何憚而不投袂長驅以赴機會也哉所過堅城不必留攻出其不意從天而下蕭勺羣慝不過兩月大事濟矣

麾下旣綜水陸之師鼓行東下則楚境下游無事重防惟崇通興冶山谷叢雜與江右出入者甚多將來彼間敗竄餘賊猶不免窺伺此路今幸南省派遣之王觀察有眾五千專勤崇通等屬土寇若檄留此軍且駐崇通要地專防江右之賊

則僞黨不敢復萌覬覦此虎豹在山藿藜不采之效也如是而楚北安枕矣又楚北以水爲險當增設舟師方今戰艦當以什之八進勦金陵而留什之二駐泊楚皖交涉之地以防他寇上犯以護米船餽軍俟克金陵他日舟師宜於岳鄂荆襄四郡分駐無事則彈壓奸宄有事則首尾救援此設險之第一策也至崇通興冶山谷盤互民風黠悍最多反側四州邑幅員稍廣或披其地而小之使附隸旁縣或移武部同遞分駐或移叅遊等營屯駐庶足以杜奸萌而資控制其楚皖交界宜駐舟師者請移司道大員領之一以防餘寇上竄一以護餉師下行

平亂之後選吏爲急楚北州邑吏治窳惰極矣被兵之區宜擇廉慎有方略者任之此最安民要策也江漢等邑被兵最苦者宜奏免來年租賦其荆宜襄三郡鹽課關稅與夫著名市鎮之釐金及武漢黃三屬將來推廣之抽釐牙帖足供軍餉此外山僻州縣及鄉村小集抽釐更帖捐輸一切悉可蠲除以甦瘡痍而慰人心官吏若丞倅雜流可併捐者併捐之稍節浮糈倉庫驛傳宜先修復廣軍儲通軍情此不可緩者也大小公署請俟金陵克復再議之暫用營屯之法以兵爲衛瀕江州邑仍理團練以清餘匪但團局無取科斂藉口供億至濫誅賄縱等弊尤當痛革他日兩院不必同駐一城一

治鄂垣一治荆襄水陸扼塞皆有重鎮則猿臂之勢也惟此舉必須陳奏乃能定局耳

軍事臆說 與李鶴人方伯

論議變更

凡救敗之策在鑒吾所以失者變更之而已若孟明之增修國政武侯之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功布所失於天下卒能補過立功克展前志初無待於增兵益將也今我軍所以先勝後挫者非兵數少於賊也非器械不精也非形勢地利不便也又非賊之驍銳不能敵也失在眾心不和法令不明謀畫不定而糧料支應多寡遲速相去懸殊遂令軍士得以藉

口譁噪屢致潰散者蓋職此之由今惟力加變更先使知恩繼使知法後乃定謀三者立乃議進勦自無鄉者之弊

論奪賊所恃

糧之與舟賊所恃以爲生與恃以進犯者也勿令得掠以爲資此最其要宜以死力與之爭謀知賊有掠糧掠舟之謀則輕兵掩襲或縱火焚之賊食少而又無舟乃可制也

論聯鄉團

江漢二邑最近賊者鄉民忿賊痛入骨髓往往團結丁壯能與之戰此屬與賊勢不兩立惟乏火藥火器但能抗小賊若賊眾大至則股栗星散誠使以恩信聯絡之稍分官軍助之

濟以火器令有所恃自然敢戰無前但嚴飭軍士秋毫無擾於民則眾感且奮賊無所掠漸當衰困

論借南師保南岸

檄借岳州之師平江臨湘之勇連營駐通蒲臨三屬交界要路直出江岸此既南省屏蔽與其拒之堂室不若禦之門戶如此則北省得專力保北岸庶少兼顧之虞

論戰船泊停宜擇地

江水入秋潦退多淺港渚雖多大恐膠滯必擇善地乃可駐泊晝巡夜警嚴防火攻又重陽節近風信必猛時諭舟人占視雲氣屆期泊舟必求避風之浦庶免失損此後修造力不

速前宜加慎也

論請援於江右

聞羅羅山廉訪新克義甯駐軍在彼雖有檄還江右之說只廉訪獨往猶留軍義甯統之者爲李太守續賓聞頗善戰宜速往請援具餉待之促其道通城而入轉戰至金口與之夾擊則南岸早冀肅清又足助振軍勢此機似不宜遲

論明法令

我之兵力既不及前惟有據險扼要深塹重濠日會將士而訓勵之獎其敢戰者汰其怯懦者覈實人數申明約束餉毋久懸賞毋過愆先結以恩而後行吾法有犯吾法者先戮弁

校而後及士卒法令旣行節制旣嚴然後擇利蹈瑕而進攻
乃可圖也

論圖恢復

恢復之機必俟德安旣克北路之師至蔡店而下義甯旣克
南路之師道通城而入方能相機乘勢決策進取用北路之
師攻漢陽南路之師攻金口以水軍戰艦截江中流勿令武
漢之賊往來相救視漢陽可拔則率北岸陸路之師因而乘
之視金口可拔則分水師因而蹙之此二處皆下則省垣之
賊孤立無助南北水陸四面會攻可使賊無雉類矣

行營事宜管見

九則

上胡潤芝中丞

論進兵次第

方今賊踞三面我軍擊之三面並攻於策非宜蓋兵勢好合而惡分合則力多分則力少當視其瑕者攻之以愚意揣度鄂城殘破僅餘瓦礫不必急攻但外示攻勢以兵綴之勿令逸出至於賊之窟穴實在漢口其漢陽郡城地勢孤弱賊眾必少當易攻取先從此處圍擊賊委之而走既復漢陽便分戰艦數百艘駛入漢水衝賊心腹焚其浮橋及舟楫一面卽分奇兵爲二道一從漢口上游渡後湖一從塘角渡江皆會於漢口直搗其背礮船臨擊其前賊旣前後受敵勢必不支如仍伏而不出則水軍直泊漢岸陸路之師連營進逼漢口

掘塹守之斷其鈔略樵採不過旬日賊勢困蹙自當潰走隨而擊之一舉可以殄滅然後旋師拔鄂城如取檻中之獸耳是爲批亢搗虛形格勢禁之策若先事省城則彼按兵不出以逸待勞或乘我衰城堞高峻梯衝不可驟具江岸水漲穴地又不能入相持歲月徒頓兵力且兵法什則圍之今我之兵數未倍於賊不若姑置鄂城所謂兵有所不攻者是也若鄙論非繆則望且蓄兵力勿事浪戰料簡精銳激勵將士謀定而後戰聞羅廉訪已自九江率師來援俟其至也剋期同爲大舉先下漢陽卽會水陸之師夾擊漢口以全力攻之拔其本根餘若振槁矣

論襲奪資糧

聞賊在江北岸者以漢口爲正巢而以蔡店爲輔車留置輜重四出掠糧由彼處饋給漢口此可襲而燒也賊在江南岸者亦恃鈔掠爲活此必稍近要路依傍港渚乃能運送謀知所在徑往襲奪或縱火焚之賊無食必困乃可乘機制之至於小小徑路官軍不能盡知可募鄉民乘間襲奪聞江漢各鄉距賊稍遠者自相團結頗能保境渠等雖不能應赴徵調顯與賊戰然賊之掠糧村堡者多係游兵並無大眾暗諭村民勸以官賞使之潛往燔其資糧或鑿沉其舟若勢不敵但至軍前來告卽分軍馳往襲奪如此則兵民聯絡賊無所掠

其勢自衰昔魏武官渡之役以寡弱拒強眾所爭在糧惟能用計襲奪卒至大克光武亦謂赤眉無食吾當折蕪使之蓋坐得勝算也

論用奇

聞之兩軍相當以少制眾以弱當強在於用奇用奇之道變化無窮大要不出設伏與乘夜攻擊耳凡戰必用奇正必擇險設伏恃勇敢深入而無後繼者最爲危道又所在防遏備多力寡情見勢絀使賊得合力以乘我虛非計之得者也賊舟賊營所在每夜縱火鼓噪擾之久則彼將習而不備我乃乘間襲擣必可得志卽謀斷賊糧亦不在處處宿兵但令

間諜精明先知所在徑往掩取疾若鷺鳥之發使彼不測多
寡不知所備自然震怖不敢縱掠而我又無屯戍暴露之勞
得以全力乘賊凡此皆用奇之術也

論因敵制變

孫武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聞我軍耀武索戰賊每閉營不出久之我眾饑疲彼乃開營
先用馬隊衝突此欲擊吾惰歸也今當反其術以制之欲攻
彼營但遣勇而無剛者先嘗之而伏精銳於旁彼出則佯北
誘使入伏乃起奮擊如此者必勝是爲因敵以制變又賊每
僞北委棄金帛我軍見利爭掠賊返乘之遂致挫衄自今戰

勝後當戒軍士有臨陣掠財者斬則隊伍整而不墮賊計矣
論嚴戒備

磨下偏城而營屢臨賊壘而賊久不出戰者此非盡其勢屈
蓋將有奸謀也非圖斷吾後卽將乘夜突犯吾營否則潛結
土匪期會犄角三者不可不加意嚴防夫兵者詭道不厭詐
僞賊習戰已久黠猾有餘我之備豫當如周條侯李臨淮之
堅壁不可犯乃爲無虞耳

論和將士

軍中所乏者良將此誠有之然才智各有高下亦在節取而
用之耳或謀或勇有一於此卽可拔擢示之表的餘者自知

效慕卽如王鎮軍國才將略雖未過人然尙敢戰此輩武夫賦性獷悍不免驕蹇用人之際望曲容之獎其所長而訓其不逮使之感奮收其力用足矣不必求全也軍中有如此類者均望包涵而陶鑄之蓋武人所尙者氣也使得奮揚其氣則人人鼓舞皆能以策力自效矣方今水陸主客之師咸萃沔鄂調勲之權惟在麾下師克在和想大度必能曲示包容廣加激勸也又水師不知有總統否急須擇將以領之庶幾進退盡一號令肅然

論辨勇怯

軍中士卒勇怯不齊自古皆然今惟有精加簡別以怯者

賊以勇者擊賊嘗任智計每戰一勝眾有所恃則銳氣百倍
怯者可使變而爲勇矣

論籌捐募

行營所乏者餉爲最急楚北三經賊擾民間財力殫矣請欸
旣無庸議卽偶有撥解道經德安荊郡輒爲有力者先行截
留而行營擊賊者反不得餉今惟有急飭羅莊兩觀察於襄
陽荊宜三郡設法勸諭捐助兩觀察皆賢者能顧大局必竭
力籌濟以救艱危縱不能應猝猶愈於無又鄖襄二郡民氣
稍爲勁悍飭羅觀察挑募勇健得數千人亦可成一軍或檄
令斷截蔡店楊店賊之游兵旁犯者亦可斷賊之一臂雖未

能旦夕取辦然視他處調發似爲稍速

論臨戰勿用北軍

北來之軍只可張虛聲懾賊耳實於事勢無補也北軍旣未
曉賊情勢江干非用騎之地又燥溼不常膠解筋弛弓矢難
以及遠此不可使之當賊或者會攻漢口之時列騎兵於陣
後助壯威勢俟賊敗走乃縱騎兵追逐耳要之我能決策鼓
銳先下漢陽進攻漢口卽不待騎兵亦可制勝有餘矣

林居芻議

乙丑秋仲作

有經世士過林居叟訪焉曰自巨猾盜建康議者謂但覆囚
巢餘黨自解澄清之期在是矣今江左全復而殘孽之轉入

閩廣者自如也。捻賊又以其間出沒皖豫，犯楚犯秦，犯山左至殞我名王。殲我勁騎，所過斬刈，焚掠無敢櫻其鋒者。花門部黨復相嘯聚，暴骨如莽。天山南北路，吞噬殆遍。旁連青海，內逼隴右。駸駸欲入，邠岐關中郡邑屯險，乘城不敢解甲。而卧東南未靖，西鄙與中州勢尤岌岌。安在江表之克遂，可拱手以待澄清也。林居叟喟然嘆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江左既下，羣盜瓦解，諸勛臣若會師并力，疾追餘賊，死灰何得復燃。捻賊膽落矣。安敢鴟張，卽令送死而東南無返顧之憂，以全力制之，有餘矣。各顧疆圉，急於善後，緩於追賊，致蛇豕逸出，復縱荼毒西征之役，調發過迫，士不樂行，中道鼓噪潰散。

相望澄清之期坐是失之此計畫之疏非鋒勢之不利也經
世士曰是旣然矣然粵逆殘孽與捻逆叛回三者皆劇寇制
之策安出林居叟曰拯溺而蹈流者俱溺救焚而灼膚者俱
焚絲亂又益勢之庸能治乎夫患有先後治之亦有先後以
愚度之粵逆殘孽其氣已衰閩廣江右之師合勢蹙之直振
槁耳叛回雖根柢已深凶性悍鷙其志不過蠶食吾不必與
之馳逐沙漠苦寒地卽隴右州郡已淪者姑且置之第斂兵
斷隴而守力保三秦徐爲之計若夫捻賊飄忽馳突兼善用
騎不持糧精望屋而食最爲難制又所蹂躪齊魯中州楚之
漢北秦之南山是皆腹心之地膏腴之壤使我南北頻梗首

尾橫決甚且震動 神京今東南將士地利不習憚於長征
中州西北久不產將若聽其虎兇率野化中原爲榛莽民不
聊生恐有他盜乘之而起此腹心之憂也故方今之策以先
滅捻賊爲急賊近聚豫境愚謂湘鄉相國宜急合江左皖楚
之兵出境陣其南護皖楚之邊豫與秦亦各出師陣其北無
使旁犯皆深溝高壘勿與浪戰分兵斷賊後無令仍入齊魯
起秦兵前塞潼商中空數百里聽賊跳梁其間但當力固堡
砦聯絡村團約以大小相維兵民一心不與賊鬪惟堅守城
砦無令粒米束芻爲賊所掠村砦有急官兵赴援官兵有急
村砦赴援果能斷賊芻糧彼自人馬飢乏雖聚眾百萬不出

旬日必將潰亂然後四面夾擊可一舉殄之不然俟其困甚縱使西行入谷密令秦兵伏商析盧氏內鄉等險阨處楚豫之師乘其後伏起而賊飛走路絕皆机上肉也昔漢高守滎陽困項羽條侯壁昌邑困七國曹公扼官渡困袁紹皆用此操百勝萬全之術不煩一兵不折一矢坐收滅賊之效賢於血戰萬萬况戰有不利大事且去僧即敗轍豈可循哉竊計今時團練惟中州最可用彼其人皆習與賊戰他無險阻可恃託命堡砦心志久定凡大堡砦能統眾至三萬人以上者其長必豪傑之士大帥行營所在傳集其長傾心撫慰加意延攬申明約束必皆感奮不時輕騎攬轡按視其壘與論兵

事察有方略而性懷忠義者破格特薦以鼓其氣以勵其才
皆異日將帥選也十數年來熊羆不二心之士悉起湘東然
其驍武者半殞鋒鏑矣存者百戰之餘未得休息中原西北
久不產將禍患又烈於東南一二閭臣誠能擇豫州團長如
晉祖逖宋王彥吳玠吳璘之流拔取其尤薦之於朝儲將
來中原西北公侯干城之用豈非大臣爲國家樹人之至
計也哉中原西北有事自有中原西北良將任之東南虎臣
得以優游養其勦望此亦所以均勞逸也若夫叛回非有劉
石之梟雄赫連禿髮之凶詐目前猶未爲腹心之疾俟吾廓
清中州芟夷略盡鼓行而西引戰勝之師問罪隴表高則洗

兵條支之海內次則盡驅羣回閉之玉門關外澄清之會固未遠也故曰患有先後治之亦有先後不然頭足兼顧腹背並捍頓兵無用之地角勝不可知之數是俱爲焚溺而已矣治絲益棼而已夫事有愚者能料而智者反昧怯者能舉而勇者不任僕懼斯言出聞者嗤其愚且怯也經世士作而謝曰子言誠類愚且怯然天下智者必能用愚勇者必能用怯吾將留以爲世之智勇者告

博采廣鑄議

乙丑秋仲作

古之所謂利者導之上而布於下者也亦有取諸下者則租賦也貢獻也山海之稅也雖於民乎取之實於土乎取之故

利阜而民樂其自朝會祭祀百官之祿胥吏廩食戰士俸餽
以及賜予犒贈度支所費凡以爲民也秦漢以降盜賊起而
征討繁軍興告乏乃始征關市算舟車摧縉錢鹽鐵茶酒竹
木百稅叢興至今日而連兵數十萬營壘半天下糜財至千
億萬不可勝計於是抽釐行而纖悉之財無得漏網者所取
非粟米絲縷而悉併出於錢之一途錢非民所自爲也取之
極於錙銖民乃大困輟弓脫劍尙未有期萬一乘之以水旱
竊恐禍患起於意外而持籌之徒猶用前法推析至秋毫嗟
乎流血刻骨傾膏瀝髓民所不盡者命耳猶曰吾以濟軍也
不知軍日以驕募而復潰潰而復募民旣疲矣師益不武握

算者曾不知變計其危可懼其愚尤可哂也今且有策於此
不損民不傷財取山澤自然之產濟軍國無窮之用倘可聞
於上而決策行之乎策安出曰采銅以資鼓鑄而已往時

國家歲采滇銅數百萬運之京師近者滇南屢訖道閉不通
各行省停鑄將二三十年民間錢既不饒各稅所括悉輸行
營皆往而不返又爲之嚴禁夾沙小錢錢乃大荒小民日用
非錢不生活搜索不已不一半歲錢大小悉絕矣民窮財盡
不待論軍潰賊熾勢又必然自非博采銅坑益廣鑄錢不足
救之議者言施郡利川有山產銅廣袤五百里鑛苗甚旺今
若募民自出財力鑿山取銅卽因山鼓鑄但遣官監視如式

足任行使可矣三年之前利盡歸民三年之後定額報稅運錢至京師以代銅運其利殆不可勝言最大者有七焉山多薪炭購鉛亦近地豐稔稻工匠易集一也運錢捷於運銅山鑄省於京鑄聞其地距清江及公灘河水次不過數程可達大江轉輸非難鑄錢益多或按數折銀輕齎至京左藏可以充積二也養兵募士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救荒卹災調發既速賑貸尤便三也冗官貧士資其餼廩或助巡邏或司鉤稽四也錢幣流衍百貨通利物價皆平民用饒給五也遐壤邊陲漸成都會奸宄屏迹桴鼓不鳴六也一切征權悉可罷去歡忭之聲感召祥和七也民力寬矣兵氣揚矣司農無仰屋

之嘆矣。司計者何憚而不行此之不行而顧彼之是務譬拔其根以求萌芽塞其源以冀涓滴所營毫末之利所獲邱山之禍則非蒙之所忍聞矣。

論詩

共七則

詩言志一語蔽之矣。然漢魏唐人宋明之詩各有從入之途。漢魏從興入者也。唐人從聲入者也。宋人從理入者也。明人從格入者也。從興入故離合往復其旨最遠。從聲入故亢墜疾徐其調最永。從理入故切近詳密其趣日新。從格入故俯仰步趨其變易窮興也。聲也。理也。格也。四者不可偏廢者也。興體最高流弊亦少。聲與理與格偏溺焉。則滋弊溺於聲者。

好濫淫志溺於理者促數煩志溺於格則君形者亡而精氣
索然矣

興體肇於國風而離騷繼之後惟曹子建阮嗣宗李太白最
窺其妙

魏武雄直之氣自是創調得其體者其在劉越石杜子美乎
詩至陶始言理然緣興涉理化其迹故不滯於理杜亦然太
白絕不主理純以逸氣勝史之馬遷文之莊周不可無一不
容有二者也韓歐多主理韓才雄而體尊非理所能縛歐韻
與意並雋雖主理而往往超遠子瞻主理妙處多故亦無滯
介甫於唐人特近用意較深耳

明代李何之才洩於歌行合處真可逼子美但不能去擬議之迹然偶一離去則又露躓踣李傷樸拙何病淺易是其短也才之難兼也如是

高青邱與何大復才略相當兼有唐人及元人之體嘉隆作者王李又劣於何李矣惟七律殊錚錚耳

錢牧之詩牽綴襲績纖仄詭博殆類俳諧者然生平無一語涉家國事獨狹邪艷曲垂老彌甚不則託之蟬蛻耳此不中與何李作僕隸乃詆斥二子何也諸公盛推之又何也

靈筮

為王恬菴作

若有人兮躡綵雲攀芙蓉兮騰而上超劫塵兮返吾真睇兜

率之宮兮縱長往予組織兮仁義復紉緝兮孝恭控金羈兮
馳藝苑揚玉軼兮驂詞雄彼黨人兮盛怒子陷峻文兮投異
域獠狃兮與遊魑魅兮薦逼朝望兮陟山夕睇兮蘭倉之津
忽尤兮負辜棄骨肉兮若越與秦屢疏兮乞赦天聽兮難回
值蠻觸兮交鬪奮提戈兮銜枚親縛渠兮功未論彼冒竊兮
乃爲利謂援勞兮可請贖又見格兮文法吏獨超然兮大笑
臨觴酒兮浩歌昔夷吾兮越石就遠免兮轍軻儲善兮慶延
亢宗兮踵起偉時棟兮挺國楨擢高第兮服宮綺兩問渡兮
洱海謁萬里兮趨庭路人感兮雨泣勝韋氏兮傳經天門啟
兮鼓隆隆金雞竿兮赦書下閱歲星兮兩週返衡門兮稅駕

龍擊兮鳳翥五色兮天章吹笙兮馨膳褫福兮壽康嗟枉矢
兮南流始薦食兮三楚考贊畫兮子佐籌濟芻糧兮壯干櫓
既助張兮敵愾亦屢進兮仁言釋脅從兮斧蹟返俘虜兮田
園何魁傑兮奇英未永延兮椿壽將壑舟兮有窮豈司命兮
不佑告巫陽兮下招托靈筮兮敬訊曰斯人兮異常倫來濟
世兮去委順蹈廉貞兮蒙暇垢懷忠信兮涉險巇歷屯蹇兮
心如結適蠻荒兮節不移倜儻兮綜武文果敢兮仗忠義前
悴兮後榮坦懷兮一致崇直方兮爲室導慈良兮爲輿飾修
能兮駢眾美左珩璜兮右瓊琚秣糠兮塵世震且狹兮不可
以久留雪山兮鷲嶺仙聖萃兮往與之遊繚屢曇兮以爲壁

斷旃檀兮以爲梁塵天龍兮渡香象餐若華兮憇扶桑竺乾
之廣兮不勝計五須彌兮皆靈山琉璃界道兮金布地樂淨
土兮遂忘還悼蜉蝣兮下土爭駒隙兮徒勞冢纍纍兮蔽蓬
顛曾不逮兮九牛毛偉畸人兮超世得導師兮維摩亮人天
兮證果奚儒釋兮殊科稽眞靈兮位業信顯道兮惟彰蒼蠅
聲兮下土笑犇河伯兮驚望洋

擬蘇武答李陵書

少卿足下省書哽慟自陳虧功負謗家世夷僂決絕本朝甘
淪異域少卿之志則悲矣少卿之節則非也武聞事主無二
者貞也臨難不屈者忠也爲法受惡者義也去國不忘者仁

也是以狼贖赴敵而致死子胥沈尸而無悔申生再拜而縊
乃謂之共樂毅被讒去燕不忘報書何者結忱銜愛不忍怨
懟其上也少卿雖前有提兵深入以少挫眾之功然已覆軍
失律解甲稱臣事聞于朝會言者錯誤罔上謂少卿教單于
誘困漢師先帝赫然震怒至使少卿闔門嬰戮夫賞罰者國
之常憲也向使少卿絕大漠殄龍庭斬單于之首而歸懸之
藁街則已裂土剖符傳之子孫世世毋絕矣不幸援絕矢窮
南向刎頸以報國恩亦當祀爲國殤錄其遺孤至于金軍淪
歿身爲降虜則舉宗伏法以正喪師辱國之罪爲人臣避禍
難倖生全者戒誠非朝廷之過也少卿云前所以降者欲得

當而報漢然亦至今未有顯節夫先帝不能以冀望難期之功而寬喪師辱國之誅也明矣且君猶天也天可逃乎雷霆之下何弗摧焉霜雪之下何弗實焉絲被亟禹佐舜益勤伯邑考菹醢文王猶服事殷今少卿謂國家恩薄刑濫當逃之萬里之外長與漢絕若負罪嬰釁之人而皆怨懟其上捐中國竄朔庭以寬其誅而蓋其過是少卿且不免爲叛亡率也天下忠臣義士其誰不北向而痛心疾首也哉少卿謂武還朝恩賞太薄此非臣子宜言也武一介行人不以大漢之威辱於匈奴之廷亦固其職非有攻城破敵之效于漢法不當侯躋于列卿已踰分矣方今主上寬仁四夷嚮風霍與上官

少卿故舊也今皆柄用日夜望少卿歸漢當此而能奮然決計復我邦族爲國家折衝禦侮庶幾乎曹沫之返侵地范蠡之雪會稽然後告于先人邱墓永滌降虜之羞斯乃忠壯雅志所以流榮竹帛者也若但倔强椎結竄伏羶裘虧義烈燄先聲取快讒者爲世笑僂豈武所望于少卿哉語云智者轉敗爲功明者見事于蚤唯少卿熟慮焉勉圖相見時不可失書不盡言

代彭澤父老留陶淵明書

彭澤部民謹奉書明府執事敝邑荷明府之仁忘其愁苦歎恨漭漭悶悶如遊懷葛不圖明府一旦棄組綬脂輕車指鄉

閩而逕返遂雲壑之幽情此自雅量高致然非鄙邑士女所
望于明府者也民間與時委蛇者明哲之通軌也與道污隆
者至人之妙應也故柳下惠蠶迴于士師李伯陽盤桓於柱
下莊生之達而爲漆園吏東方曼倩之諧而索米金門彼豈
汨榮利薄冲澹哉蓋蟬蛻泥滓之中則軒冕亦土木矣蠖屈
風塵之下則曹府亦蓬蓽矣奚必入山棲谷始謂之隱遜乎
彭澤地雖迫狹然枕廬阜濱彭蠡民聞明府當留相與還清
返樸以無擾明府之耳目但卧而治之彈琴咏詩停雲在天
引觴酌醪春風扇和適野則與耕者雜陟山則與樵者俱醉
則與夕月卧醒則與倦鳥還爲華胥之國乎爲畏壘之鄉乎

皆不可得而知也又此間與柴桑都屬邑望風氣非甚隔絕也地饒松菊南山悠然部民子弟能昇藍輿願明府無但以吾廬爲愛民亦願自今以往營林田五百頃稻田三百頃麴具備以待明府昔青齊立樂公之社桐鄉爲朱邑之家想明府亦當惓惓茲土也幸捐三逕闔柴扉孺人稚子盡室以來言旋言歸復于敝邑則民幸甚不勝瞻佇之情

戒戎首

自古應運而興者莫不起神明之裔由積累之仁功濟時艱德覆區寓其集勛也常居天下之後其舉事也必埃人心之歸蠢彼盜賊不察其故徒見漢祖奮劍而帝六合唐宗建旗

而清入荒遂謂神器可以力爭天位由于崛起權舟船而犯
弱水執毛髮以當洪鑪至於殞首糜軀覆宗赤族毒流寰海
既及生民悲夫語云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豈不諒哉余故總
昔之首禍者備及其終爲世炯戒焉嬴秦之季勝廣起輟耕
于隴上駢亡命于澤中兵未入關滅已旋踵然後高帝憑風
虎嘯投袂龍興夷秦項如摧枯舉殺函如拉朽因河踐華遂
定皇基嗣是赤眉銅馬之輩黑山黃巾之羣嘯聚中州隄陵
畿甸亦皆身膏斧鑕血潤泥塗而赤伏有歸黃星載見扶危
戡難乃屬真人晉氏則樹機燭于涼州孫盧嘯呼于海上
或遠窺關隴或近犯闕廷然亦戮爲鯨鯢築爲京觀隋則李

密負梟雄之略唐則黃巢席攻劫之威夷郡屠城風驅電疾
大業指揮而可定丕基願盼而將成矣而亡也忽焉曾不遺
種有明之末張李構災破獍飛梟虐始君父長蛇封豕薦食
都京亦既僭據宸居盜持魁柄然 眞王受命底定戎衣醜
類倒戈遂同漂杵此皆凶頑之自斃前事之已然也由是觀
之國家方若金甌無故而倡兵戈之釁海宇已同沸鼎乘危
而啟覬覦之心豈知夫掠野括財者乃爲眞主封守以供餽
餉也推鋒冒刃者乃爲興朝百戰以取山河也假手驅除踰
時殄滅神武應運從容廓清刑馬牽牲不享功臣之茅土檻
羊桺虎徒污司寇之刀礎巒侯景之軀而人未快其憤磔蚩

尤之髀而世不哀其愚爲厲之階何其悖哉且夫天心至仁
愛也兵事至凶危也驅丁壯于鼓聲以逞恣睢之欲陷神州
于鋒鏑以行悖逆之謀遂使枉矢交流櫓槍四出叢社之妖
狐夜語翟泉之蒼鳥羣飛農不得歸耕士不得解甲川谷流
血鬼神鍾怨乃欲以定皇圖擬帝制此卽兵威震世雄略冠
時天道好還眾怒難犯覆亡之機斷可識矣况乎挾闇昧而
冀非常之位奮披猖而冒不順之名者哉然則犬羊不足以
襲虎皮蛙黽不足以希龍變干鈞非一髮所係萬棄非匹夫
所圖審矣是故王者肇興其徵有五流虹繞電降靈也日角
龍顏聖表也廣信崇恩本仁也龜暴澹災昭武也柔遠能邇

敷文也天下洵洵爭竊名號而獨遵時養晦智深勇沈及夫
天與人歸褰裳就之舉不再勞師不再動九州共貫六合同
風極生靈於水火之中未嘗爲一己之利定功名于擾攘之
會未嘗發大難之端厯觀書契以來靡有不臻斯術而得受
錄膺圖者 國朝之興事烈于湯武功捷于漢唐方夏懷歸
上蒼眷佑休符畢闡 列聖纂承澤溥八埏化流九域稂莠
除而嘉禾生威弧張而妖彗熄乃者西域逆回跳梁竊發
皇帝赫然震怒命將徂征天戈所指立就銜縛振旅獻馘懸
首藁街瀚海無波天山永定用茲億萬載受天成命千百國
罄地來王允若磐石苞桑之固已

杜延年

以漢宣帝之明魏相之賢而杜延年不得盡其材用豈不惜哉當大將軍霍光之秉政也延年所以納說者皆忠謀至計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又以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光納其言及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此其知時務之要也昌邑王卽位廢光與張安世及大臣議所立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其有功社稷甚鉅迨霍氏廢宣帝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故有嗾于光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為遺吏考案延年坐免官以是沉淪外郡夫延原有休養百姓定策

安宗廟之大功議論持平台和朝廷爲九卿十餘年明於法
度曉國家故事使早居三公以次魏丙其功名過于定國黃
霸遠甚特以霍氏故吏之嫌久阨不伸幸而丙言薦之徵爲
御史大夫旋以老病乞骸骨賜罷嗟乎帝英主也相賢輔也
遭千載不易覲之會有臣如延年而酬其勳者未備用其才
者未盡吾不爲延年惜深爲宣帝與魏相惜也今夫權衡之
於物也因物爲輕重不以己意與焉者也君相之用人也因
才爲進退不以己意與焉者也誠知其不才雖周旋之舊親
戚之昵退之惟恐不速况矐近不至此者乎誠知其才雖射
鉤之仇軼祛之怨進之惟恐不速况忿悁不至此者乎夫以

一念之伎使名臣不得竟其材用賢君相卽不爲一臣計獨不爲國家計也耶

公孫宏

公孫宏有大臣之識者三焉世徒聞汲黯庭詰之語謂宏特詐忠不肯面折庭爭此不盡然也方武帝銳意欲通西南夷使宏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宏起徒步年六十矣不以此時阿上意取富貴顧獨持異議以矯拂世主有大臣之識一也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郡宏數諫以爲罷弊中國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宏發十策宏不得一乃謝曰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以宏之辨智豈一旦

出小生豎儒下所以自絀其辭者度帝意不可回不欲使三方騷然故請專築河南地有大臣之識二也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以語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漢方事匈奴歲征伐大農財賦不足奉戰士富民皆爭匿財式窺天子終有意誅匈奴故首爲此以風百姓其後告緡權酷之事果繇此興宏蓋逆知之矣有大臣之識三也凡此者進犯不測之譴怒退爲俯仰希榮者所笑宏皆毅然不之顧獨計安元元爲國家整齊憲度大臣不當如是耶議者特以詐忠誑之夫宏誠詐忠若其爭國是持大體引義慷慨不激不撓可不謂彊毅有識之大臣乎哉

答釋妙明

妙公開士塵俗牽絆久未奉訪以爲耿耿昨承手牋下問不
造鄙拙與證宗門柏心未離塵濁受性庸愚雖儒家義理多
未貫通况能深入菩提之門廣探正覺之義耶承詢儒言未
發之中與佛言一念未生前本來面目原是一義但兩家功
用各自不同儒家雖未發却時時有涵養工夫在內佛家一
念未生却止是守定湛寂絕無作用儒家雖未發譬如栽花
種稻者不憚殷勤澆灌耘蒔佛家一念未生譬如積有錢財
牢牢鎖鑰此其體同而用不同也所以然者儒有心於事爲
既發以後必求其實有濟於家國人物佛無心於緣感既生

以後但應念起滅不凝滯於大千無罣碍於法性而已此其不能強同之故也又嘗竊論之儒釋分途儒者之道如水火真實平澹却爲生民朝夕不可離釋氏圓明如鏡如月雖極明瑩洞澈然只是空虛於人事了無關涉開士具大智慧謂此語云何

導江三議

濬虎渡口導江流入洞庭議 丁未夏作

聞導江矣未聞防江也江何以有防壅利者爲之也昔之爲防者猶順其導之之迹其防去水稍遠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又多留穴口江流悍怒得有所殺故其害也常不勝其利

後之爲防者去水愈近閉邊穴口知有防而不知有導故其
爲利也常不勝其害夫江自岷蜀西塞吞名川數十所納山
谷溪澗不可勝數重崖沓嶂風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墾治
沙石雜下挾漲以行五千餘里至彝陵始趨平地經枝江九
十九洲盤紆鬱怒下江陵則兩岫皆平壤沮漳又自北來注
之江始得騁其奔騰衝突之勢橫馳旁齧無復羈勒而害獨
中於荊州一郡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
郭景純江賦亦曰躋江津以起漲荆郡蓋有江津口云江之
有防自荆郡始防之禍亦荆郡爲最烈郡七邑修防者五松
滋江陵公安監利石首是已以數千里汪洋浩瀚之江束之

兩堤間無穴口以洩之無高山以障之至危且險孰踰於此
况十數年來江心驟高沙壅爲洲枝分歧出不可勝數江與
隄爲敵洲挾江以與隄爲敵風雨又挾江及洲之勢以與隄
爲敵一隄也而三敵乘之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
隄傷隄之不能勝水也明矣五邑修防之費一歲計之不下
五十萬緡而增築退築蠲賑之費不與焉緡錢有盡江患無
窮譬之以肉餒餓虎也然而吏民終不敢議復穴口者何也
上游受水之故道與下游入江之故道皆已湮淤或化爲良
田又其中間陂澤什九淤澱不足以資潴蓄欲盡事開鑿未
能輕舉明知修防非策而城郭田廬舍此別無保衛之謀故

竭膏血於舂鐻而不辭也抑愚聞之解糾紛雜亂者不控拳
救鬪者不搏楸以隄捍水愈爭而愈不勝是控拳搏楸之智
也有策於此不勞大役不煩大費因其已分者而分之順其
已導者而導之捐棄二三百里江所蹂躪之地與水全千餘
里肥饒之地與民其與竭膏血事舂鐻者利害相去萬萬矣
請言其分則江南之虎渡是已請言其導則自虎渡之入洞
庭是已請言其所捐棄則公安石首澧州安鄉水所經之道
是已禹貢之文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
至於東陵按水自江出爲沱枝江亦沱也澧卽今湖南澧州
曰又東至於澧者是江水南出公安而下經澧州也九江卽

今洞庭以九水所入得名大水入小水曰過其曰過九江者是江水南由澧州安鄉而過洞庭也東陵卽今湖南巴陵其曰至於東陵者是江水南由洞庭至巴陵而復下合於江也由此言之神禹導江之故迹不在北而在南也明矣水經注江陵故迴州之下有北江之名北則今荆江南則虎渡至澧之道也古時雲夢合南北爲巨浸然江之經流恆在於南後乃以在北之荆江爲經流耳昔也以長江入九江故殺而漫今也以九江入長江故扼而隘其勢然也夫導江必於南者何哉蓋公安本沮洳地安鄉尤甚惟澧州多山江行公安而下注安澧得洞庭八百里廣大之澤洄澱瀦蓄其恣睢凌厲

之氣乃有所舒然後弭節安行以下合於江此乃上聖因勢利導之功也今雖以在北之荆江爲經流然猶南存虎渡口以備宣洩特口門過寬寬則束水無力歲久積淤雖遇盛漲其流不暢故旁溢橫決無歲無之決而復築築而復決決與築相循環無已而民已窮財已殫矣今莫若修治虎渡口門其寬不得過三里測量口門達洞庭之道阻淺者幾何處皆疏浚深通凡水所經行處及所汜濫處皆除其糧額其翼水支隄皆棄而不治俟河身暢達水勢既定然後相度高阜聽民別建遙隄以安耕鑿若使大江經流自此趨南是復神禹導江故迹萬世之長利也卽不能如此但分江水大半南注

洞庭則水力已殺不過捐棄二三百里有名無實之租賦田
畝而北岍自荊州郡城及郡屬之江陵監利安屬之潛江漢
屬之沔陽漢川漢陽皆可免衝決之患上下千餘里間所全
膏腴上產不可以億萬計又無每歲治隄增高培厚之費是
說也不勞民不傷財不創異論以駭聽不拂眾情以難行因
其已分者分之順其已導者導之而足以澹大災紓大患倘
亦事之可行者乎雖然民可樂成難與慮始今建此議恐眾
論之猶多異同也粗述其端隨難立解以次比附於後凡難
十解十

難者曰古之穴九而口十有三南北並建故江患以紓今如

子說何不於北岨並復穴口若閉北而開南是嫁禍於南也
北則安矣南困奈何

解之曰南北並復穴口善之善者也然北岸數百里內無山
彌望皆平野耳引河故道不可求陂湖淤淺水至既不能容
又不能去經年累歲浩渺無涯徒有昏墊之苦而已若水注
於南則惟公安一邑受浸者什之六其邑內東西兩岡廣袤
各數十里猶可墾田可棲農民安鄉受浸倍於公安水嘗宅
其什之八九至石首澧州及與澧毗連之安福則大半皆山
水所浸者纔什之一二耳况虎渡受江以後入公安境又自
析而爲三其一自公安之三汊河分西支至澧州入洞庭其

一自三汊河分南支出安鄉合澧水由景河入洞庭其一自
公安之黃金口分東支過安鄉由淪口入洞庭夫江自虎渡
析而爲二虎渡又自析而爲三江勢愈分江怒愈殺江流愈
暢必不至橫溢於南境其與江行北岸之浩渺無涯者不可
同日語也何嫁禍之有哉

難者曰萬一經流南徙是引全江入公安而公安南境又有
山谷諸水自松滋來者勢不能容必至泛溢設同時洞庭又
復暴漲於下烏睹其能宣洩哉吾恐南境之民盡爲魚也
解之曰患經流不能南徙耳誠能南徙則水勢有歸矣且隨
漲隨洩何至積而爲橫決乎今夫公安南境之水與洞庭之

漲歲歲有之非關虎渡之浚也不浚虎渡江自決隄而南注者十歲中嘗六七見矣能禁之乎今不思順導江之迹以行水而惴惴焉恐江之入南境豈爲善慮患者哉

難者曰水注於南原隄高下蕩爲廣澤租稅將安所取未賸益下先見損上當若之何

解之曰南境江入則患水隄決亦患水歲常緩租甚者蠲賑民無升斗之利而有版築之費不足者仰給於上是上與下交損也賦額徒虛名耳方今堯舜在上至仁如天方鎮大吏又皆日夜孜孜講求利弊惟恐一民不得其所若舉災區積苦爲民請命國家隆盛擁薄海內外之大豈以此區

區一二邑租賦爲輕重者其荷 俞允也必矣然後遣清白
吏按行虎渡東至洞庭視卑下之區水所能至處徵集村耆
按方田圖冊豁除糧額其高阜之鄉毗連他邑者割而隸之
按徵如故凡南境各隄徭役皆罷士籍存於鄉學府史分隸
旁縣省吏祿減撫賑而民皆蕩然獲再生之樂矣

難者曰賦除矣南境民居當水所過者遷徙之費誰給之乎
且何以贍其生耶策將安出

解之曰南境患潦所從來遠矣前此豈無遷徙誰給其費耶
誰贍其生耶吾聞南境之民去其鄉井者大半矣或舍耒耜
而業工商或棄隴畝而操網罟其濱水而居者轉徙無常餘

者皆棲處岡阜今卽大江分注水所汜濫不遇如前此歲歲之淪胥而已安在其重煩遷徙耶且暢流之水與橫決之水其強弱不侔矣况賦額已除則民得收其菱藕芡葦魚鼈螺蚌之饒而又無徭役以困之無吏胥以擾之資生之策何必盡仰縣官也語有之白刃當前不顧流矢南境潦患深矣不有所棄安有所存必求百利無一害者而後行之則非蒙之所能及矣

難者曰安鄉視公安尤窪下固宜廢矣獨公安有黃山者跨兩省界三邑其俗頗悍不立縣恐強梗益甚割隸石首則中隔廢區且東西兩岡東有東河不可隸石首西有軍紀諸湖

矣譬之人身虎渡吭也調弦腹也先吭而後腹固其理也虎渡濬自當次濬調弦豈惟調弦哉公安之斗湖隄涂家港石首之楊林穴皆係舊口河勢猶存皆可開鑿引水入湖俟其成效既見北岸安堵十餘年後民氣全復經費有所取辦復於北岸獐捕郝穴龐公渡等口或訪求故道或別鑿新河分引江水入長湖白鷺湖洪湖由新隄青灘沌口下注於江南北並治勢無不可顧今力有未逮耳惟當先遣通知水利者自虎渡東至洞庭探測水道紆直河勢分合地形高下道里遠近浚治工費多少通計南北兩省大利大害博采眾議洞然知其利多害少然後斷而行之自虎渡始餘俟財力有餘

次第及之未晚也

導江續議上

戊申夏作

歲戊申六月南郡江漲驟至南岸則公安隄決涂家港石首隄繼之北岸則監利隄決薛家潭最後南岸松滋隄決高家套四邑者漂廬舍人民不勝計客有問於螺洲子曰子前言殆驗矣今將若之何螺洲子曰曩固言之南決則留南北決則留北並決則並留若以人力開鑿之役鉅而怨重孰敢任厥咎者今幸天爲開其塗地爲闢其徑因任自然而可以殺江怒紓江患策無便於此者矣吾聞鳳凰乘乎風聖人乘乎時夫乘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弗及此機不

可失也已客曰今南北二岸大決者四小決者數十將盡留之乎抑有先且急焉者乎螺洲子曰以愚論之在南則高家套涂家港決口宜勿塞在北則薛家潭決口宜勿塞此三者相距各百餘里遠近略準皆水所必爭之地所謂杜曲搗毀之勢兵法有之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謹避之無與爭勿塞爲便塞則必敗若留此三決口而南縱之入洞庭北縱之入江湖始有所分繼有所宿終有所往一郡之中千里經流自此安矣其小小決口可塞者塞之其瀕江各隄存之如故歲省營繕捍禦之費而又無一旦漂沒之害於以興利若不足於以救敗則有餘客曰是皆然矣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也澗

不及向者之半。洪湖雖濶，實淺。大江經流數千里，其底多積沙。歲歲增高，江入海處皆沙壅爲洲尾閘，甚滯。赴下不疾，以目前論之，南北並決水入洞庭，洪湖仍不能容，尙溢出平地數千里。間漉汗混茫者，盡田廬也。能納而不能洩，烏覩所謂救敗者，目擊淪胥不之捍，邊仁者豈宜出此。然則留口之不如脩防也，明矣。螺洲子曰：夫以洞庭洪湖之巨，長江經流之遠，滄海之大，且深而不能容水，則隄又惡能容水乎哉。且今之數千里，漉汗混茫者，驟決使然也。相持旣久，所積愈多，故一怒而肆，滔天之虐耳。果留決口，則自冬歷春，歷夏，秋隨漲，隨洩，漲卽大至，萬萬無蓄，威狂噬之勢也。容以脩防爲仁，豈

徒不得謂之仁哉又不得謂之智夫不量隄之能敵水與否而做做焉括財賦事版築此以田廬人民僥倖者也必以田廬人民予水者也不量力之能存隄與否而買買焉補苴鏹漏此以隄僥倖者也必以隄予水者也悲夫愚氓何知謂隄成則吾屬有託矣築室廬於其中列市廛於其中墾田栽種於其中幸而無敗租稅衣食嫁娶喪葬禱祀而外益以繕隄捍隄之費耕作所入無贏焉不幸則蕩田廬湛家族今歲隄決來歲復築築與決如循環之無端吏民猶以爲得計不自知其踏危窵也躡禍機也不自知其狎波卧淵枕蛟龍而席長鯨也若預定留口明示以趨避之路民見可居者始居可

耕者始耕自不至膏命於不可測之淵而又蠲去歲歲繕隄捍隄之費其與設罟獲以罔民者孰仁且智與留口則必免租其春麥之入一也所損僅秋成然無納稅治隄諸費亦足以相當况瀕口內外猶有填淤之望哉故曰救敗有餘也客曰因其決也而不治此與坐視無策同奚以止藉藉之怨咨螺洲子曰誠能留口則江分矣然後可用吾導之之說行視決口以內至於湖不能成道者就而浚之必使深暢凡其旁溢傷敗處量除糧額多留水地徐增遙隄翼水入湖由湖下達於江水有所分則其忿息有所宿則其悍平有所往則其行疾自茲以還江患必減什之六七此不可失之機也知棄

之爲取者斯善於取者矣客曰善是歲也沮於眾論留口之策迄不行

導江續議

下

己酉夏作

越己酉歲楚自正月雨至五月不止江驟漲南岸松滋高家套及北岸監利中車灣隄皆決漂廬舍人民視戊申歲倍之客復有言於螺洲子者曰甚哉江之爲害烈也螺洲子曰非江則害隄實害之隄利盡矣而害乃烈客曰稻人何言以防止水匠人何言防必因地勢入蜡何以有防與水庸之祭螺洲子曰田間溝洫之水宜用防瀦水之澤宜用鄣謹洩蓄備旱澇而已江河大川三代時無用防者故周太子晉曰古之

長民者不防川昔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有崑
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召穆公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爲
川者決之使導子產曰不如小決使道賈讓亦曰大川無防
小水得入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此皆不防川
之明驗也客曰今將如何螺洲子曰嚮者言之矣因江之自
分吾乃從而導之而已矣夫天地成而聚高於上歸物於下
川者氣之導也澤者水之鍾也導其氣而鍾其美然後水土
演而財用可足也然後民生有所養而死有所葬也昔者禹
之治水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故天無伏陰地無散
陽水無沉氣今不師神禹之智而循共工伯鯀之過起隄防

以自救排水澤而居之自取湛溺又不悔禍築塞如故民死於隄乃曰江實害之嗟乎豈不諄哉誠能曠然遠覽勿塞決口順其勢而導之上合天心遠遵古聖之法使水土各遂其性而不相奸必有成功而用財力亦寡不然禍未艾客曰子曩言留三決口今又舍公安不言何漫無定見也且盍不盡求古穴口而復之乎螺洲子曰今但因江所自分者從而導之賢乎人力開鑿者遠矣凡穴口故道大半湮沒元大德時曾訪得其六復之果有效今仍湮矣然大抵江所攻突決裂處率近古穴口因其分而導之奚必規規成迹漢時韓牧論治河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卽此意也善乎管夷吾之

論水性也曰杜曲則搗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凡今之水妄行者皆扼其曲故也此無異犯虎口而摩鯨牙也如吾之說但視江所欲居者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因其分而導之高其高者下其下者順從其性水道自利宜無巨害必欲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則吾不知所終窮矣客曰築與留等之救患若隄不敗利當百倍何獨堅持留口之議螺洲子曰以遷徙之費與繕治捍禦之費較什不敵一也以沮洳之苦與覆宗湛族之苦較百不敵一也且留口者特棄水以予水非盡棄地以予水也卽令棄

地視彼之舉人民而棄以予水者不猶愈乎今隄決之後災
黎與浮食無產業民同仰賑恤於縣官因而率之以浚川導
流費不糜而功可就迺便此功一就江安患弭人有定居
填淤加肥租賦尙可徐復雖云救敗之下計實乃通變之中
策也客曰唯唯請以俟當世在位之吉凶與民同患而能斷
大事者